

各种書目索引，都应当具有輔助工具，首先是最为有用的标题索引。

然而，在編制标题索引时，我們碰到了一些重大困难。一些对于基本書籍合适的类目，用于“先进生产技术經驗”这类資料时，却觉得过分广泛了。例如，这类資料中的一份关于将四把車刀固定在一種工具上削刻螺紋的新方法的說明書，就要被淹沒在“螺紋削刻法”的类目里，甚至在这一类目下尚有若干小类的情况下，也恐难免被淹沒。但若制編設有一些狹隘类目的書目索引，則又势必引起基本書籍的过份細分：在每一小类里将要集中数十种書籍的參見。这样一来，就使人难于查找必要的記載，且会大大增加标题索引的篇幅。

在編制鑛工用的書目參考材料时，我們曾經取消了把基本書籍列入标题索引中。这种解决方法是

不正确的。因为書中所包含的重大而有趣味的資料，沒有在标题索引里得到反映。在电气工人用的書目參考材料里，仅給基本書籍編制了标题索引，而对“先进生产技术經驗”这一类的全部資料，都按标题款目的字順来排列。因此就沒有專門为这一类資料編制标题索引的必要了。

我們所出版的一些書目參考材料，还都加上了人名索引。例如，在書目參考材料“鑛工要提高熟練程度应讀些什么書”中，我們就加上了一個“鑛工革新者人名表”。这个人名表可以帮助人們迅速找到同一个革新者有密切关系的各種問題的書籍。此外还可使用其他一些輔助索引。書目參考材料的編者們应当仔細考虑，为了更好地反映書目索引中的各种資料，使用什么样的輔助索引才是合理的。

（苏大梅摘譯自“苏联目录学”，1957年第48期）

論图书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錄

C·И·科培洛夫

圖書著录在目录中反映，期刊論文在普通參考卡片中反映，这种制度长期以来已在圖書館实际工作中被确定下来了。

其实，这种純粹按照形式特征，人为地把論文介紹和图书介紹分离开来，使得目录的内容变成空洞的东西而脱离了讀者的需要。因此，目录对讀者挑选所需資料的帮助就很小。

由这一观点看来，图书和論文分別反映在書目參考工具的两个不同部分，經常由于分类表的不同，而在范围上和組織上也就互不統一，这种情况不能認為是合理的。

所有这些都說明，势必产生讀者分类目录和报刊論文普通參考卡片合併而建立統一的讀者目录的問題。

組織这种目录是这样的急需，以至个别圖書館（高尔基省圖書館、列宁格勒的許多圖書館）在几年前就已經开始編制了。

列宁格勒市契訶夫区圖書館組織統一目录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直接組織这项工作的圖書館員米列尔写道：

“讀者目录和报刊論文參考卡片的合併，能使

書目參考工具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它的每个类目都指出了那些沒有出版書籍的問題的报刊論文，这就保證了更充分地滿足讀者的需要。例如，从建立这一書目參考工具几个月来在讀者的268次諮詢中，有240次不仅从書中，而且也从期刊論文中找得了解答”。这些理由，也使建立图书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录这一問題，重新成为圖書館界注意的目标。

众所周知，1953年到1954年“圖書館員”杂志和“苏联目录学”集刊都曾发表过有关大众圖書館的讀者書目參考工具的組織原則的辯論文章。

建立图书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分类目录的問題，是列文的“分类目录是推荐性的書目參考資料”和科尔苏諾夫的“論图书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目录問題”两篇文章的中心。

分析了爭論的文章和研究了許多圖書館的書目工作，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出图书和論文的統一編目确实具有許多优点。

在目录中反映报刊論文，使目录具有了现实性，增加了目录的政治尖銳性。出版的自然緩迟，而有时关于现实問題的图书又沒有，因此迫切需要在目

录中反映出发表在报刊上的重要资料。像目录中的“党的教育”、“宣传和鼓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共产党史”及其它许多类目，如果在它们中间没有反映出期刊中的资料，就不能算是有充分价值的，它们实际上是人为的贫乏，并且常常能将读者引入迷途。

统一目录问题争论的参加者，诺沃西比尔斯克市的一个区图书馆阅览室主任哈宁松说：“请你随便同哪一个读者谈谈吧（我们建议反对读者分类目录和报刊论文普通参考卡片合并的人去这样做），你就会相信，读者在什么地方（书籍和报刊论文里）能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料，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纯粹的形式特征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同时，读者又会同你说，把有关他们研究问题的所有图书资料（书籍和报刊论文）反映在一个地方，对他们更方便些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承认设法最充分、最及时地满足读者的兴趣和需要，是任何一个图书馆的主要的、基本的工作，但是统一目录的反对者的所有论点，却都不是从读者利益的立场出发的，而是从随着目录的改编而给图书馆工作人员必然带来的困难和不便这个观点来考虑问题的。

图书和论文人为地分裂为两部分，只能给读者带来困难，妨碍他们顺利地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图书资料。不仅对读者不便，同时对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便。

在推荐书目参考资料中，早已摒棄了这种人为的、形式主义的、而又毫无作用的划分。

苏联目录学的理论，特别强调目录方法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内容上政治思想方针决定目录方法技术问题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图书和论文统一目录的反对者，忘记了苏联目录学和目录的这一基本原则。他们所有论点（不可能建立这种工具），都是从方法技术性质的困难出发的。

他们一方面赞成必须加强目录推荐作用的想法，把目录当作是辅导阅读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又把期刊论文这一重要部分同目录分离开来。这样地解决这个问题，恰恰违背了加强分类目录推荐作用的愿望。

当分析所有反对报刊论文普通参考卡片和目录合并的论点时，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看

法，认为一切困难只有在图书和论文统一编目的读者目录建立后才会出现，似乎在目录和参考卡片分离并存时就不会有这些困难。

有的人在提出不可能设立统一目录的论据时，曾毫无根据地断言：因为论文是种特殊资料，它根本不能同图书合并在一起，论文“作为图书的补充，主要是对学问高的读者有用”。

统一目录的反对者还曾断言，在图书目录中包括论文，就会使它体积膨胀，使它变得“异常冗赘”。例如在“论分类目录”一文中安巴祖勉就说：“在这样合并的情况下，由于目录膨胀，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读者将难于使用它。引用这样一个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每年仅只杂志论文和评论就已印了将近45,000张卡片。如在分类目录中包括所有的报刊论文，那么就会给在目录中挑选有关任何问题的基本书籍的读者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显而易见，要建立统一读者分类目录，并不是就详尽无遗地包括一切图书和论文，以致产生格外“膨胀”的危险。这种危险，无论在目录和普通参考卡片分离并存，或是在组织统一目录的情况下，都同样有可能产生的。

不但如此，我们认为，统一读者目录的组织反而会合理地挑选目录中的资料，提供了更为实际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资料被集中在一个地方和按统一体系集中起来的书目参考工具，甚至对于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读者，也是更加方便、更加易于使用和了解的。

其它的论据，如说在统一的参考书目工具的情况下，目录将难于摆脱陈旧的图书，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能忘记，清理单独存在的报刊论文参考卡片，也同清理统一读者目录一样的繁重。不但如此，在统一目录范围内来完成这项工作反而还要方便些，因为所有作品（图书和论文）都按照每个主题呈现在图书馆员的眼前，同时，在每个具体情况下，资料的陈旧和相互替换问题，也都能够得到更充分、更正确的解决。

最后，论文和图书的差别也没有那样大，以致能成为反对统一读者目录范围中反映图书和论文的重要论点。

在谈到建立图书和论文统一编目的读者分类目录时，通常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目录中同图书

一样的包括着期刊論文。同时某些实际情况也已经說明，最好是在目录的每个項目中，都把报刊論文卡片放在标有“报刊論文”或“論文”字样的指引卡后面，并且按着反紀年的順序排列起来。

沒有必要一一述說这种書目参考工具有利于圖書館員和讀者的一切优点了。

这决不是說，所有圖書館都应该立即将报刊論文参考卡片同讀者分类目录合并起来。建立統一讀者分类目录的問題，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来解决，不仅要适合不同类型的圖書館的情况，甚至也要适合各个圖書館的情况。

这一問題，对于大型的大众圖書館（共和国、边区、省和市圖書館）是一回事，对于区和村圖書館又是一回事。前者有独立的書目部和編目部，而后者通常不仅沒有这些部，并且按照編制也沒規定有像書目員这样的职务。不但如此，城市和乡村的区圖書館条件也各有不同。自然，建立統一讀者目录的任务的解决不应该强求一致，而应该根据这些圖書館的特点，不是一下子地，而要按照一定順序地来进行工作。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圖書館現有什么样的目录？它們的情况如何？分类目录和論文参考卡片是按什么分类表組成的？使用这个分类表时曾經作了哪些修改和补充？等等。

大家知道，目录內的材料排列是不統一的，每个圖書館都按着自己的方法加以排列，常常沒有任何固定的体系。

近年来，許多圖書館都将自己的参考卡片，由主題字順排列改为分类排列。許多圖書館，在普通参考卡片中都已使用了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分类表。这主要是由于圖書館采用了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出版的雜誌論文印刷卡片。結果，圖書館的圖書就按着不同方法来分类；分类目录是用托罗帕甫斯基修改的十进分类法或“区圖書館目录”的分类表；卡片索引則用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分类表或自己編制的分类表，而且某些圖書館还保留着主題字順的排列法。圖書分类中的这种不一致，不但对讀者和目录員都沒有帮助，相反地，倒給他們增加了困难，使書目参考工具过于复杂化，使讀者不容易了解它。

在目录和参考卡片中消除分类法的不一致，应该看作是我們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否則，就是空談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分类目录的优点。問

題在于怎样帮助大众圖書館来解决这项基本任务。

毫無疑問，当苏联新分类法編成之时，編制目录的任务将大为簡便。

但同时也不应对新分类法作过高的估計，認為到那时一切問題都将一举而自动解决了。我們还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来进行巨大而复杂的工作。圖書館必須进行改組和改进目录和参考卡片的許多准备工作。不要等待新分类法，而应该依据現有的圖書分类法开始改組和加强目录和参考卡片。

所有区圖書館都面临着按“大众圖書館标准目录和参考卡片适用的圖書分类法”，并广泛应用苏联国立列宁圖書館編制、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出版的新書印刷提要卡片，来組織分类目录的任务。同时，也可以利用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論文和書評印刷卡片，来編制报刊論文参考卡片，并采用它的分类法来分类。

报刊論文参考卡片过渡到采用同目录一致的分类法，这不仅在小圖書館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在大圖書館也有这种可能性。

建立統一目录，这首先意味着按統一的体系来編制报刊論文参考卡片和分类目录。这主要是將書目参考工具的两个基本部分加以有机的組合。

对讀者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一切不便，不仅在于圖書卡片放在一个抽屜，而論文卡片又放在另一个抽屜。困难和不便，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統一的排列原則，由于同一問題的材料被排列在不同的項目內而产生的。正因如此，才使書目参考工具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在每个类目內圖書和論文的卡片应否統一的問題，可以按照該館的具体情况、工作特点及其参考工具組織的特点来决定。

当报刊論文参考卡片的分类和分类目录的分类完全一致时，即使把它們放在不同的抽屜里，也仍不会使館員和讀者在使用这个参考工具时感到任何特殊的困难。

除此以外，在这样組織統一参考工具的条件下，讀者分类目录的主題字順索引，同时也是报刊論文参考卡片的索引。这个統一索引更加使参考卡片和目录接近起来，更加强了它們的統一性。

不言而喻，在現有分类表的基础上，对大众圖書館的書目参考工具进行十分迅速的改組，当然会使以后苏联新分类法編好时再过渡到这个分类法的工作更易于完成。

由此可見，考虑到圖書館的特点，在建立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分类目录时，不能不作适当的准备。这项工作可以按照下列順序，采用一系列措施来完成：

1. 使参考卡片和目录过渡到同一个分类法。
2. 为参考工具的这两个部分組織統一的主题字順索引。
3. 圖書和論文的卡片合并到每一个类目內，并将論文卡片分开排在另外的区分卡后面。

組織圖書和論文統一的讀者目录，并不像它的反对者所說的那樣，会使圖書館編目工作复杂化，相反地却会大大使編目工作簡易化，因为在組織統一目录的情况下，已經沒有必要进行以下的工作了：

第一、讀者分类目录和論文参考卡片中的專題卡片原是互相重复的，这曾浪費了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許多时间；

第二、不需要在讀者分类目录中重复反映大部分的报刊論文了，因为一般編目員和書目員是同时工作的。

最后，編制圖書和論文統一的讀者目录，就需要編目部和書目部共同解决一切有关編目的問題，这样就使圖書館这两个彼此經常隔离的部門增加了联系。

如果書目部和編目部之間沒有联系，就不能真正地說明圖書館書目参考工作的改善。建立圖書館統一的書目参考工具，只能是这两个部門共同工作的結果。

在赫林科娃的論文中所指出的那些圖書館，是做得完全正确的：“許多省圖書館的書目員都已开始实际参加組織展覽、編制目录、补充圖書、准备

群众性活动和輔導閱讀的工作”。

* * *

所有書目参考工具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目录、参考卡片和推荐書目都有可能互相接近。它們的共同目的，就是积极宣传圖書和輔導閱讀。

書目参考工具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方面。但現有目录的多样形式，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因此，就特別突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建立所編制的目录和参考卡片，即全部書目参考工具的明确体系。目前，在圖書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書目参考工具的統一体系，对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沒有得到明确一致的解决。

下面談談两种看法。一些人認為，書目参考工具应当服从統一体系，而以讀者分类目录为主体；另一些人却把書目参考工具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沒有找到加强讀者分类目录——宣传圖書和輔導閱讀的积极手段——的作用的方法，而使圖書館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大部分内容与目录相重复的参考卡片。

在这种理論和实践中看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显得特別有必要来很好地解决一下圖書和論文統一編目的讀者分类目录，而使它成为書目参考工具的最有效、最合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既适合于圖書館工作和讀者对圖書的需要，又能保証出色地完成圖書館輔導閱讀和宣传现实圖書的任务。建立統一的讀者目录，可以消除圖書館目录和参考卡片中的紊乱和无組織状态，可以簡化書目参考工具，使它更易于为讀者所接受和理解，并加强它的推荐性質。

（武宁生、何政安摘譯自“苏联列宁格勒国立克魯普斯卡娅圖書館学院 論文集”，1956 年第 1 卷）

關於圖書館工作的定額問題

M. 拉 拜

有了批准的定額，使圖書館有可能制訂实际的工作計劃，正确地計算为完成某項任务所必要的时间。現在圖書館能够正确地說明自己定員申請書的理由，規定某一部門需要多少工作人員。定額表可以使人品評和比較各种圖書館的工作資料。

統一的产量定額，有助于圖書館劳动組織的改

善，有助于最合理地使用国家的資金。

最后，統一定額还使人有可能正确統計完成的工作，比較各种工作人員的劳动成果，查明圖書館的先进人物。

为了判定劳动成果，衡量单位的选择有很大关系。印刷单位可以作为統計藏書的标准。然而，对